生活感悟

敬畏规则

□ 陈爱松

《世说》中有个故事：王文度、范荣期被简文帝邀请，两人共同前往，不能并排行走，谁走前谁走后呢？范年龄大而位小，王年龄小而位大。两个相互推让，推让得久了，范只好走到前面。王开玩笑说：“簸之扬之，糠秕在前。”范回应：“洮之汰之，沙砾在后。”

想起这个故事，是因为最近关于交通问题的话题成为热点。魏晋由于车少人少，交通规则没有以法律的形式呈现出来，但也有一些约定成俗的规则，比如“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讲究敬上尊老及区分轻重缓急。故事中的两个人，为走路推让，体现出对规则的遵守，也体现出古人的修养。

唐朝时，国都长安洛阳当时人口过百万，交通问题就突现出来了，开始有了交通法规《仪制令》，其中一条规定，无正当理由在人群骑快马或开快马车，将用竹板打屁股，五十下！那可不是开玩笑的，五十下之后，往往会皮开肉绽，谁敢不遵守？如果造成行人伤亡，按斗殴杀人减一等处理。

宋朝规定行人都靠左行，理学家朱熹出行，哪怕是小道，也必定靠左。他的学生问：“您走官道靠左，是怕跟人撞车，这小路上又没马车行人，哪边好走就走哪边呗。”朱熹说：“君子为人处事，讲究不欺暗室，人前人后一个样，有无监督一个样，虽然这是小路，也应守规矩。”贤人就是贤人，他们就是这么有自律性！

曾读过一篇文章，作者和德国朋友步行到一个十字路口，遇到红灯。因为偏僻，又是夜晚，马路上一辆车也看不到。他就要走过去，却发现德国朋友驻足在斑马线前。他不解，德国朋友说：这是规则。同时一脸疑惑：你们中国人不管规则吗？他由此心生惭愧，并想到德国二战后迅速崛起与敬畏规则不无关系。

时下有个让人脸红的名词，叫“中国式过马路”——不看红绿灯，只要凑够一撮人就行了。这样的情形生活中司空见惯：行人夹在车流中，哪管司机愤怒而无奈地按喇叭，或擦身而过。血肉之躯淹没在如水的车辆中，就像芦苇摇晃在洪水中，转瞬之间就可能不复存在，还有一些电动车，摩托车，闪电一般见缝插针，红灯闪着也照样抢着过，不时上演着惊心动魄的一幕。

一边是以秒计数的很少的时间，一边是生命与安全，是秩序与文明，是形象与责任，这天平两端担的不是鸿毛与泰山吗？可是，算不过来这个帐的人，还不少。违法成本太低，而占便宜心与侥幸心又占了上风。至于形象不形象，修养不修养，反正又没有人认识我。

古人说：“ 为善之端无尽，只讲一让字，便人人可行；立身之道何穷，只得一敬字，便事事皆整。”不闯地上道路的红灯，也不闯人生道路的红灯，更不闯法律法规的红灯。懂得礼让，敬畏规则，何尝不是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的敬畏，对秩序和社会责任的敬畏呢？

若有所思

幸福的沸点

□ 王一萌

我认识一位总是很快乐的朋友，很少见她有烦恼：行政单位的一把手，工作看起来游刃有余；爱人是高级工程师，典型的多金男；一个乖巧的女儿，粉雕玉琢的小公主模样。我常常羡慕她的优质生活和快乐心情。

回头再看看自己：工作多年，除了能干好本职工作外，没有加官进爵的机会；写稿多年，除了偶尔发表在报刊上的小豆腐块儿，没有可供炫耀的成就；母亲多病，隔些天就要住院，需要我从单位到医院来回地跑……烦恼琐事这么多，好像我根本没有快乐的理由，更没有幸福的资本。

然后有一天，我用心写了数万字的剧本，被约剧本的老师一票否决，老师直截了当地说：“情节欠丰富、谋篇欠思忖。”如果说工作的烦恼我能承受的话，写作作为我从小就陪伴我的小爱好，它曾给了我情绪宣泄的出口，它也曾让我有与文字相伴的贴心感觉，可是现在，我用心写出的文字一文不名，我开始动摇继续写下去的决心。

跟朋友倾诉时，我崩溃地大哭：为什么生活不肯施舍一点点快乐给我？为什么连我赖以慰藉寂寞、点亮生活的稿子都不肯给我一点点亮色？

朋友并不劝我，等我发泄完了，就说了一句：“你之所以不快乐，是因为你的幸福沸点太高。”朋友说，她也曾经如我一样，每天的生活焦灼而又紧张，工作时惦记着家里的一摊子事儿，回家时又惦记未完成的工作，老公经常出差，连给婚姻加温的机会都没有……她也曾经怨恨生活，抱怨老公。可是这样的抱怨除了让痛苦加深之外，一点儿用处都没有。然后她开始学着降低幸福的沸点，为一点点小惊喜快乐，为一丝丝小开心释怀，为一缕缕阳光惊奇，慢慢地，她焦灼的心开始舒缓，可以平心静气地看一幅画，听一支歌，读一本书，日子一天天这样过着，朋友说她开始有了掌控自己生活的能力，也有了绚烂自己心情的状态，渐渐地收获了衣食无忧的生活。

朋友劝我：剧本被毙了根本不用伤心，有多少人可以一举成名？哪怕没有发表，能写出自己故事，你也是了不起的人，因为你拥有把所思所想完整表达的能力，这是多大的荣耀啊！

我渐渐释怀，也渐渐认同朋友的观点，一个人快乐不快乐，真的和幸福的沸点有关。幸福沸点低了，快乐就会一不小心漫溢出来，幸福沸点高了，快乐就总也盛不满。

我愿就从此刻，降低幸福的沸点，培养幸福的能力，拥抱幸福的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

中国精神 中国形象 中国文化 中国表达

朝夕奔梦

挑着梦想出发
担着希望回家
唱着山歌入梦
日子如诗如画
晓玲

闲情偶寄

山水寇店

□ 孙俊玲

朋友圈里，朋友发了一组万安山风景照，好评如潮，我也不由自主写下评论：走过万水千山，最美还是寇店，朝闻绿曲高台，暮看红云满天。日日画中自来去，不慕帝京梦三千。

俗话说月是故乡圆，人是家乡亲，身为寇店人，不枉长饮家乡水。我生在寇店，长在寇店，对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满怀深情。早上徘徊在窗前叫醒我耳朵的小鸟，后墙处会唱歌的白杨，喊着我小名的乡亲……那种深情，是绿叶对根、根对土地的眷恋。

寇店，过去又称烟岭。寇店，感觉很近，像新龙门客栈一样，很江湖；烟岭，似乎很远，听起来很浪漫。

寇店的美，在山，在水。寇店的山，不用我说，万安山就在那边。寇店的水，是山泉水，我不说它的滋味，您只用尝一口就知道它的甘甜。寇店的人，是山里人家的人，山孕育的脊背、水流的眼波，就连说话的口音都透着石头的硬气。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一种语言比乡音更亲切？

寇店，在地图上是洛阳的一个小点。如果说，洛阳是寇店的家园，那么，寇店就是家里迎壁墙上的那幅水墨丹青。牡丹，是洛阳的身份证。牡丹石，则是寇店的王牌，因为它永不凋谢，是花与石的传奇。

闲暇之余，走进南山，看一看山上的云，云中的海，海里的心。听一听月下的松涛、石上的清泉，逮几只螃蟹，抓两条小鱼。采一捧南岭的野菊花，个中滋味，怎一个闲字了得？

工作之外，走进沙河公园，看一看围起幸福感的小长城，和闲散的乡亲们聊几句生活小事，人在物外，意在风中，怎一个美字了得？

沿着历史的风烟，寇店一路走来，由东汉帝陵、寇相故居、大谷雄关、水泉石窟到如今宜居宜业宜游的风情小镇，青青不改色，悠悠云水心，生活在寇店，此生何求？

人生感悟

以树的姿态迎接冬天

□ 马亚伟

小时候父亲去自留地里挖菜窖，我一路小跑跟在他后面，杨树林就是去自留地的必经之路。

夏天和秋天，宽大的杨树叶随风而舞，“哗啦啦”的声响像一个浪漫的乐队，在不知疲倦地演奏。可是冬天一到，北方原野萧条，杨树叶也落光了，我忍不住叹气：“这么冷的天，这些树怎么过冬？”父亲笑了：“傻丫头，落光叶子就是他们过冬的方式。你别看他们光秃秃的，他们不怕风雪，不怕寒霜，威风着呢！”

父亲这样一说，我也觉得它们果然像威风凛凛的斗士，它们擎起手臂，迎战冬天。我踩在厚厚的杨树叶上面，昂着头看着这些白杨树。它们屹立在北方的原野上，撑起一方天地，无惧无畏，坚强隐忍，活得那么有风骨。

其实，冬天并不是萧条冷寂的。有多少生灵，在冬天里，怀揣一颗火热的心，在迎战严寒冰霜，等待着温暖的降临。就像生命里的严冬，守得云开总会见月明。

那一年，我遭遇了人生的冬季。因为工作出了个小意外，我丢了自己的“铁饭碗”，成为了无业游民，我的人生跌到低谷。我无颜面对父母，也不愿出门，一个人躲在屋子里闷头看书。父亲劝我：“出去走走吧，散散心。”

我又走到了那片杨树林。那一刻，我多么想站成一棵白杨树，没有那么多烦恼和负累，轻轻松松与高天大地为友。可是，相比这些树，我缺乏的是迎战困难的勇气。看它们傲然挺立，永远那么昂扬向上，它们张开手臂，与遥远的阳光紧紧相握。有一两只麻雀飞过枝头，它们也友好地打着招呼。我在想，风雪来侵时，它们也会笑着迎接的。经历过严冬的考验，才能迎来春暖花开。

我为什么不能以一棵树的姿态迎接冬天呢？

那天，父亲给我买来一大叠稿纸还有邮票，他说：“你从小就喜欢看呀写的，试试投稿吧。”我点点头，去市里的报亭搜集了很多报刊地址。回到家，我没日没夜地写起来。文字真的是一种好东西，它会像破晓时分的那缕光亮一样，帮你拨开心灵的黑暗和迷雾。写着写着，我渐渐能够把很多事看得透彻一些了，心也豁达了很多。虽然投出去的稿子全部都石沉大海，可是那段通过写字翻检心灵的过程，让我走出了阴霾。一年后，我找到了一份与文字有关的工作。

如今，远在异乡，每每看到落光了叶子的白杨树，我都会放慢脚步，有时还会驻足停留。看到这些白杨树，就像遇到风雨故人一样，分外亲切。

冬天来了，以一棵树的姿态迎接冬天吧。正如诗人所说，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精彩世界

在秋天里踏雪寻梅

□ 阮小籍

天老是阴沉沉的，很像是天欲雪的样子，恍惚间仿佛已经到了冬季。看看窗外昏黄的天，好像雪花已经集合完毕，走在路上了。

心头，有了等待的喜悦，我是多么渴盼一场雪，一场铺天盖地、酣畅淋漓的大雪啊。霜降已过，秋深了又深，深到立冬时候，才可能有雪的消息。我知道，在眼下的深秋时节，是不可能有一场雪的。

夜里看央视的天气预报，东北下雪了，新疆下雪了，而华北地区，只能是淅沥的秋雨。对于一场遥不可及的雪，只能是寂寞得要死，想念得要死，也无奈得要死。

我总是这样，春天里盼望夏天，夏日里又等待秋天，秋季里又想念冬天，仿佛山那边的人总是幸福的，山这边的我总是苦恼的。其实也知道当下的才是最好的，但却总是做不到在当下的日子里心静如水，也许我本不该在秋天里盼望下雪，也许这本就是一场无望的等待，但盼雪的念头却如影随形。

其实，和我有一样念头的人不在少数，总觉得好的还在后面等你，比如一场等到老也没有遇到的爱情，比如一张买到老也没有中奖的彩票，比如一栋攒到老也买不起的房子。满目山河空念远，不如怜取眼前人，有一个爱你的人，有一间挡雨的房，粗茶淡饭的日子过着，枕边的几本闲书翻着，当下的，才是最好的！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白居易的这首《问刘十九》多年来总觉得暖暖的是描写雪的句子，其实，刘十九来没来，最后究竟下没下雪，白居易没有说，我们也不知道。白居易只是说，天欲雪，就是看起来要下雪的样子。也许，根本就没有下雪，但白居易的诗是暖的，心情也是优雅的。可见心情的快不快乐，跟下不下雪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若无烦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鲜衣怒马，红颜易老，踏雪寻梅是冬天的事，不妨且放一放，等一等，而南山的枫叶正红，再不去就等到来年了……

民国洛阳文化名人高福堂

□ 杨群灿

高祐（公元1873~1955年），字福堂，号崛山子、竹逸居士、大懒山人，堂号“嵩洛草堂”，洛阳伊滨区庞村镇掘山人，是洛阳民国时期名闻遐迩的文化名人、民国洛阳书坛“三驾马车”之一。

腹有诗书气自华

高祐年未二十，学问已得全城第一。二十岁那年，他前往开封，在明道书院师从湘潭的黄曙轩学习，数年后回洛，又师从洛阳教谕何天根、尊经书院院长孙佩南学习，进步非常快。青年时期的高祐，其学问在洛阳已经小有名气了。

高祐醉心于古文，尤其心仪韩（愈）柳（宗元）的文章，对司马迁的《史记》亦熟读成诵，对理学、易学也颇有研究。因为学问、书法俱佳，高祐在清光绪年间被选为国史馆誊录，他却主动放弃了这个机会，原因是他不愿繁杂的誊录工作耽误自己研习学问，同时他深知自己耿介的个性以及厌恶“八股”时文的素习与仕途经济全不合拍，最重要的是教学授徒、传道解惑，是他一生的追求。

民国时期，高祐贤名远播，加之好友如许鼎臣、周维新、赵东阶、刘立卿等人的推荐，他多次受到当政者的宴请，或写信或亲自上门劝其出仕，但都被高祐一一婉拒。他虽然一生未取半点功名，却是桃李满天下，在洛阳、偃师、登封、临汝、禹县等地教书，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其中不少学生在民国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各自工作领域的翘楚。

最是书香能致远

高祐晚年曾总结了自己的一生：人格第一，古文次之，书第三，诗第四，并说书法并非自己的至爱。实际上，高祐的书法反而最受人们推崇。他所写的匾、幛、碑碣、墓志、寿屏、中堂等深受人们喜爱，乡人求其写字、题匾者很多，高祐均应邀而作，其墨宝在各地多有流传。

高祐幼年秉承庭训，启蒙即显聪颖好学，其书法初时以颜真卿《多宝塔》和《勤礼碑》为主，后来以“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为师，与林东郊、李振九三人领军洛阳书坛。

在书法艺术上，高祐独爱鲁公（颜真卿）与山谷（黄庭坚），设为日课，终身临池不废，经历了从临摹到自成一家的转变与发展过程，最后形成其“高体”。高祐创作时，时常援笔立就，不加增削，点、画、捺、钩，如走龙行蛇，刚柔并济。每每挥笔，或诗或句或联，均发自内心，有感而成。这源于其扎实的古文功底，使得其诗、书、文相得益彰，相映成辉。当代书坛名家在评价其书体时认为，不论是榜书还是对联，字之中宫紧缩，撇捺放纵，中敛旁肆，笔画粗重，尤其夸大捺脚，雄健足可扛鼎，颜黄融化合度，磅礴大气，最为绝诣，构成其作品风格的主调。

与民国时期号称洛阳城“无匾不李”的李振九一样，高祐的榜书也相当有名，书写匾额颇多。洛阳民俗博物馆现存高祐所书的作品多达四十余幅，内容涉及贞节贤孝、功德声望、婚寿喜庆、医德教泽、商业店铺等几大类，时间跨度从1895年至1948年，遍布洛阳市区及偃师、孟津、宜阳、巩县等地，其作品个性突出，不必辨款，打眼一望，便知是高先生手笔，由此可见其书艺在河洛地区的名气之大。

高祐还善写小行草，其遗存的四册厚厚的诗稿均用小行草书写，可以从中看到高先生的小行草功力。诗稿虽是随意为之，无心于书法，但一眼看去，显得既规整又飘逸，随意挥笔，竟成佳构，所谓“无意于佳乃佳”者也。

天下苍生以为念

不愿做官的高祐并非对时事漠然。时中原地区战乱频仍，天灾不断，民不聊生。许鼎臣组织成立“洛阳救灾会”，号召各界为救助灾民伸出援手，高祐便积极参与，全力相助。帮助后学也是他乐于做的事情，“洛阳国学研究会”、“洛阳诗社”等社团中都有高祐的身影，他用自己的道德、学识感染和扶持了很多年轻人。

生活在清末至新中国之初的高祐，经历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大转折、大动荡的时期，以教书为业的高祐也饱受社会动荡之苦。他在诗文中自述，教学时生源难以保障，收益也十分微薄，家里有时不得不以野菜、清水为食。

对时世之艰，民生疾苦，他苦闷彷徨：“世事欲言不敢言，彷徨夙夜诡神魂……” 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他愤然大呼：“玄黄力战龙蛇路，苍赤眼穿呼吁门……”

高祐留下的诗文，对于那个时代洛阳一带的社会现实乃至地方风物都有生动而深入的反映，堪称史诗，《洛阳道》《孟津行》《旱灾行》《捕蝗》《土布引》《陇麦行》等贴近现实，风格多沉郁，表现出作者对现实的鞭笞，对国家命运的思索以及更多的对民生的关切。

忧郁愤懑的情绪几乎伴随了高祐的一生，络绎不绝的登门拜师者，为其带来不少宽慰，他热情接待，诲人不倦，在读书写字教学之余，还去粗存精，藏书颇丰，也让后学们从中获益良多。